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三岡識略 第十二卷

拾簪 東關外有季叟者，家甚貧，喜為善事。歲暮無聊，遍從親朋丐貸，得白金二兩四錢，擬為卒歲之資。歸途忽遇一故人，為營債所迫，將赴水自沉。叟力為解勸，而探囊以贈。歸語其故，妻孥交謫，叟暫出避之。薄暮，行至紫霞宮，見道旁有光燦然，拾視乃一遺簪也。金甚赤，貨之，適值二兩四錢，與前數無異。蓋此叟一念之善，為天所佑，似以此償之。然則為善亦何損哉。

遇九逢災

今人逢九，云是年必有災，俗傳已久，愚夫愚婦信之。予竊笑此說，不知原本於《靈樞》曰：凡人最患年忌，由九而推之，年忌相加，則感之而病作。故人方七歲，是陽之少也，再加九歲為□六，再加九歲為二□五，再加九歲乃三□四，再加九歲乃四□三，再加九歲乃五□二，再加九歲乃六□一。九為老陽，陽極必變，此皆人生之大忌，勿為姦淫之事，猶可自勉云。但以七歲為始，非若今之人，竟以九積算耳。

衛公清修

曲沃太師衛公文錫，清修雅操，冠絕百僚，好賢下士，延訪不倦。予會榜，公為主司，殿對後偕同年數輩往訪，見其寓館湫隘卑濕，僅可容膝。少頃公出，衣佩如儒生，談及鄙卷，極口獎借。同坐者共六七人，公不顧也。後病歸，朝論必欲起公，復晉元輔，終始一節。及致政，澤州說岩陳公有詩送之曰：「復起明光躡舊蹤，連章請急未從容。重來父老看司馬，此去乾坤有臥龍。夢繞細旂聞夜雨，春回長樂遠疏鐘。知公未穩江湖興，民隱還須達九重。」

淫報

宿松令朱維高，江南人。內簾取中一卷，明晨擬首薦。夜夢壽亭關公，謂曰：「某人不可中。」因手書一「淫」字。叩其詳，曰：「奸繼母女，已干天譴矣。」次日忘之，以卷呈主司。初加稱賞，忽以筆抹「險阻」二字。朱堅請曰：「中卷有此字者甚多，似不應棄。」即令洗去，及洗而墨跡透數層矣。竟被擯。

濮孝廉

濮孝廉鑿，李人。為諸生，甚有聲，密友李生，一夕夢鑿父來訪，揖生曰：「吾子久宜薦，因父母歿四□餘年，風雨暴露，殊恨恨。訴之冥司，黜去其名。今科，不肖子又應列三□一名矣。」生曰：「賢嗣之不葬親，以貧故也。翁當默助，奈何反致恨乎？」其父頷之。生以夢語鑿，鑿詣柩前設誓。是秋果捷，名次無異。既屢促之，鑿不應。至是倘恍見父。偶往武林，夜半，舟無故自覆。岸上人赴救，見一老叟，曳船使沉。因槌破船底，引出之。僕從□餘皆無恙，而鑿死矣。孝廉生平無大過，止以不葬親，遂獲斯譴。吁，可畏哉！

藥名閨情詩

長夏無事，友人以藥名索和者，戲拈三詩，附記於此：「故紙南窗曙色通，葳蕤煙樹影濛濛。未甘流落同瓜蒂，拚寄生涯逐斷蓬。翠竹瀝浪堪當茗，紫蘭煎浴要防風。鬢蟬退後心情減，消盡腰肢半夏中。」「飄零紅紫草痕蕪，五味嫌嘗病未蘇。比翼鳥分難獨活，石蓮根斷怕全枯。空房膽小頻呼子，客館書成早寄奴。擬織錦繡傳遠志，回文薰本至今無。」「碧紗人靜掩香閨，會面從來又獨棲。蜀地路遙情結梗，前湖風急影淒迷。針頭熊膽連心苦，機上流黃背母啼。錦字未成空白紙，回鄉音仗雁書題。末首為藥名別音。」

端午夏至

舊諺：「夏至難逢端午日，百年難遇歲朝春。」言節氣相值之難，非以為瑞也。至日端午，歲庚戌，予始一遇。至元旦立春，按崇禎元年朔立春，適際改元，咸以為天人一新，千載罕遇，真太平之兆。未幾，寇盜縱橫，禍亂四起。古語之不足信如此。

洞庭蜃氣

洞庭五月，君山側蜃氣見，樓閣旌旗，人物牛馬，無一不備。食頃乃散。蜃氣惟海有之，謂之海市，今見湖中，此不可解。

白鴉

江南六合縣獲白鴉一對，貢於京師。

吳翰林

毗陵吳翰林本立，為孝廉時，貧甚，館於吳大參家。為一狐所迷，每晚必至，體為之憊，自恨將來必無功名之望。是科，將赴春闈。狐曰：「今晚一會，緣已盡，不敢復至矣。」揮淚而去。是年吳登第。江南無狐，或係他魅。

屠牛報

泰和縣王公選，以屠牛為業。凡盜牛者牽至其家，酬以薄價，歲以為常，所殺無算。後為人出首，縣尹顯孫君重懲枷示。忽謂眾云：「前夜將半，夢一婦人，披髮向我訴曰：『懷胎在身，乞緩一死。』及覺，有人叩門，牽一牛至。我說：『夜夢婦人，想就是你了！』這孽畜雙膝跪下，兩眼垂淚，被我一刀砍剖，腹中果有一犢。今日行刑，必此牛之報也。」言訖瞑目，呼腹痛，叫號如牛，半日而死。

捕魚報

松陵傍湖居民，聚而居者數千家，大率以漁為業。庭中掘深池，捕魚畜之，取利最厚。聞水初至時，深池中忽見水怪騰跳，或如獸形，或作魍魎狀，大魚皆躍出，小魚繼之，如雪片飛空，霜刃亂擲。波浪隨之而興，此方罹禍尤慘。說者以為好殺之報云。

濮陽王墓

妻縣小蒸西五六里，相傳為漢濮陽王墓。墓傍隙地半畝，土人黑夜每見上有光怪，故棄而不治。九月初，有老叟欲除積穢，始舉鋤，見青氣自下騰上，去土三尺，獲古錢萬餘。其制不一，以鐵條貫之，文曰「五銖」，曰「半兩」，曰「泉貨」。嘗考秦錢文曰「半兩」，漢行「五銖」，王莽作錢布名曰「寶貨」，想即濮陽所藏，計二千餘年矣。

戲贈聾者

族兄眾乎，少年喜結納，雅多興趣。今老矣，且重聽矣，索拙句為贈：「終朝兀坐懶逢迎，有酒還須社日傾。席上塵揮惟見笑，窗前葉落不聞聲。虛傳磁石能通竅，漫彩菖蒲為益精。入仕尚堪充著作，世間仍有杜臺卿。」

淫奔

毗陵莊氏，巨室女也，適同邑季生，性不慧。逾年，生一子。入都援納，女與家奴三人奸。一婢甚美，亦有風情，每夜張燈聯榻，達曙不息。恐有覺者，於是掛帆而遁。後避跡至松郡。三奴皆長大偉岸，二人侍寢，則一人與婢狎。鄰人疑之，未發。月餘，其家移牒，捕送有司。庭鞠之日，觀者四集，袒服行纏，俱為輕薄子脫去。女美而蕩，其夫在家，與僕輩通，不能禁也。既係名族，抑且抱子，乃棄之而逃。豈淫情所鍾，割愛越禮，一至此耶？後諸奸皆伏法。

醉虎

福山戍卒，遇一醉虎，縛獻於大將軍轅門。剖肉分送郡紳，云小兒食之可以稀痘。

胡僧見夢

吳偉業，年垂耳順，體康強。一夕，夢胡僧突入，似熟識者，揖先生曰：「公可束裝，我將與公同行。」驚寤，以為不祥。不

三日，病卒。

龍傷禾

六月二日，有赤龍自嘉定飛至上洋，抵蔡家口出海。冰雹隨作，大如桃李。所過百餘里，田禾悉壞。

省元神告

費之遠，於六月初夢人曰：「今科省元乃太末李開，爾後科解元也。然昨見上帝填榜，已易置今科矣。」瞥然而覺，意將信未信，已而果然。李以他誤，名在副榜末。愚謂兩君必各有所致此，故兩易之。然則功名得失，原可信之我心，毋徒索諸冥冥中也。

杯中鬼

熊光裕者，楚人，順治乙未進士，由縣令擢杭嚴道。性貪復，一人法不當死，受怨家金，屈殺之。後裁缺歸，將抵家，見前所殺之人，鞠躬岸側，聲音迎接。同坐者俱不見，光裕心甚惡之。後庭花盛開，與妻妾列坐其下。一寵姬捧金卮送酒，飲未及半，其人忽從杯中躍出，長數寸，披髮浴血，怒目四顧，墮地而沒。光裕驚仆，立死。

烏衣佳話

長洲有一翁，子怠於奉養，大書堂壁曰：「人生七口強支持，簾捲西風燭半枝。傳語兒孫好看待，眼前光景不多時。」子大懼，懇請洗去，供奉有加。古人云「樹欲靜而風不息」，今人解此者鮮矣。

孝廉評詩

顧宸，晉陵人，有聲公車間。其所評制舉義，盛行於時。至風雅一道，或未深究。嘗痛貶王弼州先生曰：「詩人荒謬，至元美極矣。」於是彈毀翕集。予笑解之曰：「弼州操文章之柄，奔走海內，且《四部稿》中，豈遂無佳作？君宜細心閱之。」顧大怒拍案，連呼「不通」而起。又曾作不通詩贈當事，縣尹一百二韻、郡守二百四韻、總戎三百六韻。以官之大小，為韻之多寡，識者笑之。

人首魚

海濱漁人獲一魚，人首魚尾，重三斤。嘉靖時，上海北宮前有大魚，人首魚尾，乘潮而入，潮退不能去。漁人畏，不敢入。一商賤價買之，煎油數百斤，其骨長三四丈，至今尚存。

科場冤報

鹽官查貢生雍，有族叔死，無子而家富。雍利其產業，逼孀馮氏再醮。馮誓守節，堅迫之，投繯死。後雍赴試，首場已畢五草，孀忽突至前，且哭且詈，以手掩其卷。隨覺頭旋目眩，不終場而出。乙卯秋，復與浙闈。才構思，孀至，哭詈如前。推之仆地，亟出馳歸，因發病。孀屢來索命，未幾死。雍子數歲，臨絕時見孀戟手罵曰：「當並其種去之。」後亦暴亡。嘗聞場屋中有神兵競護，諸魃莫敢近，惟感恩、報怨兩種精魂，得直入無禁。意者其然歟？

猛獸殺虎

慈谿縣山中出一猛獸，群虎聚而鬥之。猛獸連殺三虎，餘散走。古稱茲白酋耳，黃腰渠搜，俱能殺虎豹，此豈其類耶？

大雪

臘月二日，黑虹見。是冬嚴寒，大雪屢降，堆積至三四尺。登高四望，如玉樹銀田。或云，此豐歲之兆也。時一人往五里橋，為雪所壓，村人見雪中物動搖，亟趨視，則已僵矣。

煞神

郡邑傳遞東帖者曰農民，其役最賤。北關外徐姓，以此致富。其子援監，又納運判，紗輿繡補，揚揚自得，揮金交結當事，儼然薦紳矣。然形狀侏儒，小器易溢，驕矜之氣，盡於顏面，對之欲嘔。予族人有市房一所，運判以二千金買之，鳩工改葺，金碧爛然。臨徙，公服，四人輿，緩步登堂，徘徊四顧，調僕輩曰：「貴人之居，不可不如是也。」復累石為山，石忽動搖有聲，一石從空飛墮，幾為所傷。運判驚仆，嘔血數升，旦夕紗中。見門外一巨雞，高四五尺，絳冠鐵距，上騎一道士，長及屋樑，鼓翼昂首，從外而入。運判大呼，家人急往救之。自言所睹，若為物擊，宛轉欲絕，未幾死。或曰：此即所謂煞神也。其父初亦乘輿，遇鄰里不復拱揖，至是遭眾唾罵，垂首而避之。古語云：「升不受斗，不敗則覆。」夫人之分量，各有厚薄，以小人乘君子之器，而又以不善處之，欲不亡，得乎？

財有定數

余世父善心計，性愛窖藏，積糴數萬。一日，持五千金，偕次子侃至丙舍，瘞密室中。人土六七尺，上覆巨磚，人無知者。侃後迫他用，乘父在郡城，私地丈餘，無所見。於是遍掘室中，僅餘東北角數尺，以相去稍遠，竊疑父先期取去，興盡而止。父聞亟往，復疑子竊，試於東北掘之，不三尺，窖藏宛然，比前地口二丈許矣。侃卒以貧死。又姊丈張孝廉士紳，家人汲水，見井中有元寶二，屢沉屢浮，舉家悉見。百計鉤致，不可得，乃竭泉求之，僅獲碎銀四三兩，元寶不復出。夫以父之所有，子尚不可以幸取；井中之銀幾何，而多寡大小，毫不可假人，奈何妄覬他人之物，並圖及分外哉？二事予親見之。

伶人被刺

楓涇鎮上已賽神最盛，架高臺，演秦檜殺岳忠武父子，曲盡其態。一人從眾中躍出，登臺，挾利刀直前刺秦檜，流血滿地。執縛送官，訊殺人之故。其人曰：「民與梨園，從無半面，實因一時憤激，願與檜同死，初不暇計真與假也。」有司憐其義憤，竟以誤殺薄其罪。

記夢

余自少懶散，不善治生。放棄以來，家貧累重，不無憂生之嗟。竊念兢兢自好，而境遇抑鬱，天之報施，疑不可信。一夕，兩窗獨酌，漏三下始就枕。夢一青衣人排闥直入，手持片紙，呼予名曰：「王召，宜速行，予爾衣冠。」隨之去，約千餘里，至一域，中有天殿，丹楹刻桷，金碧輝映。僕而入，見一王者南面坐，赤面紫髯，佩服如天帝狀，傍列侍衛數百人。予跪謁屏息，忽聞殿上屬聲呵曰：「爾碌碌庸儒，窮通得失，各有定分，何得妄生怨尤？且爾欲富乎？欲登仕版乎？抑將野處以適志乎？」予伏不敢對，有人從旁趨之。予回頭曰：「世亂才拙，不願為官，欲得富耳。」王微哂，左右顧。左一人，繡衣束帶，如世之所謂貴人，趨而前曰：「若欲富，已領王命。但隨我往足矣。」於是扶之出。俄頃抵家。其人形貌侏儒，神氣昏濁，執手慰藉良厚，坐定，訊余平日所為何事？彷彿以近所讀書一冊呈之。接置座側，若不識一字者。良久，見裹蹄麟趾，從地湧出，爛然盈庭。予詢曰：「此從何來？」曰：「若患貧，故王命以此畀爾，爾宜悉心經營，織畜為賢，義狹為賊，猗頓烏草，可翹足待也。」語畢起別，僕從擁之去。予亟持金入，呼童具鍤，思穴地藏其半，又思以半之半權子母，半置一產為子孫計。既富思貴，又欲乘時入費，以取功名。自旦至暮，千籌萬算，飲食都廢。入夜，慮有不虞，手自鍵戶，令家人更番擊柝，終夕踟躕，目不交睫。倦而假寐，眼方合，聞有聲剖然，以為盜也，覺然驚起，則曉鐘鳴矣，一燈倚壁，竹牀紙帳，依然如故。覺而細思，向者貧而忽富，今者富而忽貧，向者何勞，今者何逸？然則神之默示，其愛我者至矣。乃徐起盥嗽。於時榴花盛開，蒼翠繞屋，松風冷然，與稚子讀書聲相應。適內子挹黃梅水淪茗，遣小玉送至，披襟而飲之，因憶夢中之事，自悔復自笑。因援毫以識。時丁巳五夏夏至後一日。

前生孽報

洞庭陳生，家貧，挈妻及弟徙涿涇。不數年，累千金。忽染疾，伏枕數日，歷起謂妻及弟曰：「我三人前生俱為僧，共奸一婦而殺其夫，手刺之者即我也，今冤將償，拘訊期迫，我先行，汝二人亦不免矣。」言畢，自拔其髮，並髻鬚俱盡，復取刀割舌，又以兩指將眼珠剔出。少頃氣絕。今不知其弟及妻若何？當續訪之。

廉吏為神

山左梁浩然，由貢知嚴州府，廉介有守，退衙，課僕藝蔬以自給，百姓德之。擢寧紹道，初蒞任，見一白鬚老人，手持帛帖，跪謁岸左。喝司閩何不傳報？眾悉無睹。三日後，方視事，忽聞空中鼓樂聲，彷彿見驕從駢集，云迎新官赴任。即日無病而卒。父老有夢者，知即為彼土之神云。

九華懺罪

張給諫惟亦加徵貽害，前載已詳。今五月二□二日初過午，其家老僕，忽聞虛處馳驟聲甚厲。驚視，見數鬼卒以銀鑊惟赤頭，手執鐵槌撞其背。號哭呼僕曰：「我罪重，受刑最酷，可速報大相公當面語之！」僕曰：「主人他出，奈何？」言未絕，鬼卒拽之登屋，回顧曰：「前午復來，可語汝主，待我少頃。」主人歸，僕泣告。大怒，責其謗主，命與杖。僕訴曰：「明若不來，受杖未晚，願繫頸以待。」乃釋之。翌午，聲響如前，簷瓦震動，則鬼卒復驅張至矣。亟入趨報，出果見父，伏地大哭。張撫之曰：「起！可速款公差，並多焚楮帛，庶免目前之苦。」於是立辦盛饌三席，二燕鬼卒，其一以享父。食將畢，復切囑曰：「我罪孽深重，不可幸脫，速向九華山某洞請某僧為我懺罪。然冥王怒甚，恐亦難解也。」言罷淚如雨，從空擲杯於地，鬼卒復推之去。惟子及老僕見之，他人俱無睹。

牛鬼

南關鄉試初場，晃一巨牛，無首，歷階升堂，眾共追覓，不知所之。

三岡續識略補遺 華亭董合著

夢仙納心

長兒威寶，能文，有至性。春暮，以哭弟伏枕，潦倒藥囊者數月。及秋彌甚，百病叢生，諸醫皆束手相視，自分不可復治矣。忽於仲冬之□二日，夜將半，夢至一處，彷彿似宮觀，遇一老叟，素袍青巾，白鬚飄揚，倚檻獨立。意中以為此必仙真也，亟前拜之，並訴痛苦之狀，懇祈救援。叟謂曰：「汝心已偏矣，念汝年少，兼多善念。」袖中出一白石子示之曰：「此即汝之心也。」令解衣，以指剖胸，將石子納入。良久曰：「心已無恙，奈五臟六腑俱受病何？」於是復以手探入腹中，撫摩再四。痛劇，口作呻吟聲。值宿者聞之，呼之醒。具述所夢，猶恍恍在目。自後漸有起色，因屏去藥餌。至春，諸疾以次而愈。嗟乎，威寶特一孱弱書生耳，不知何幸而仙靈默為之佑，豈宿生有善緣乎？平生虔事文昌，回思道貌，疑是帝君垂救云。

秦中地陷

康熙三□四年乙亥六月初四日，陝西寧夏等處，山崩地陷，上、中、下三衛官民田廬，壓毀陷沒者無數。是日變起倉猝，黑霧障空，天氣慘淡，軍民奔竄塞路，死者不可勝計。我郡有吳生德兮者，向游四方，齒逾古稀矣，一武弁宦秦，遣使相訂，戀其厚幣，策蹇行。亦陷入地底，竟與之同禍。先是，卜日將發，宗黨以其年老，且無子，互諫阻之。吳不為止，試叩日者。日者曰：「此行大不利，當閉門卻避，不然，吾見其往而不返也。」至是其言果驗。

句容水發

七月二□一日，江寧句容縣暴雨不止，山水忽發，平地水深四尺，郭外勢更洶湧，城堞不沒者僅存三板。變起倉猝，漂沒者千餘人。時督學張公方試士，諸生苦僦居價昂，寓城外者，淹死亦數□人。

風變

二□三日，天未明，大風忽發，暴雨傾注。逮午，勢愈甚，半空中赤光灼爍，聲若霹靂，砰砰簸蕩，排牆倒壁，大木皆連根拔出。簷瓦飛空，狀類鳥雀，居人走避無所。抵暮，水沒過膝，天氣昏黑，勢若混沌，少長群聚大哭，皆自分必死矣。至夜半，勢稍緩，官署民房，雕樓傑閣，半被吹塌。四鄉民壓死者比比而是。東關外有大樹，據郡志云，閱歲已千年，大數□圍，每歲易一花，變怪莫測，土人築大樹庵以奉香火，至是亦被吹折。時東北風急，蔽廬數椽，適當其衝，倒塌尤甚。耳中但聞崩裂之聲，竟夕不臥。東方漸明，見四壁俱無，舉家徬徨無措，真異變也。予薄田二頃，連歲荒歉，今木棉、豆花，盡行脫落，何其厄乎！風潮每歲有，此變則幾至陸沉，百齡老人，目所未睹。驚魂稍定，聊占二詩以記曰：「天意真難料，寬租負主恩。蠲詔屢下，連遭歲荒。一廬何處受，敝居相傳三世，今悉摧壞。四壁總無存。四壁僅有存者。驟雨千江決。頃刻衢巷皆沒。狂飆萬馬奔。拔樹倒屋，風勢可畏。妻孥莫驚涕，頭在手還捫。昔有人驚極，以手捫首曰：吾頭不知尚在否。」「千里同災難，驚傳壓死多。蒼髯墮隔徑，庭前孤松，種來六□載，今從空拔去。翁仲臥前坡。先少宰公墓上翁仲，倒臥數□步外。混沌疑初鑿，懷恐恐未過。殘骸何處避，拼共葬江波。」

張公清嚴

康熙三□六年丁丑，張公鵬翮，庚戌進士，為浙江撫軍，官已高矣。上以有清望，擢江南督學，蓋特簡也。時適當科試，奔競者紛紛。公信心直行，矢公矢慎，終其任無一人私者，雖要路不敢以一札仰乾。即有一二京函，亦逡巡躑躅，不敢投而去。去後士子思之不止，每談及，輒為歔噓流涕云。

地動

□一月□五日，京師地動。□七日，又動，其聲如雷。

繡球

臘月中旬，予庭前繡球一株，忽作花數朵，開時姿極爛熳，因與客沽酒賞之。

附錄 杜說霖藏本跋語

華亭董榕城先生著《三岡識略》□卷，余友杜說霖明經購得之，已佚其半。此書不知何人所鈔訂，前後無圖記，無跋語，每頁俱有襯紙，每句俱用硃點，想亦一嗜古之士也。今秋，余從杜君借閱，漫識數語於此。同治壬申秋七月下浣桐溪吳樹年識於鵝湖旅舍。（鈐「吉茹」朱文方印）

予與杜君，已交八載，知君藏書何止萬卷。予好書癖日，嘗乞借於君，而君寬宏大度，無不俯允。其新購及秘藏異種，經史之外，即稗史小傳，均屬正人心術，至於邪淫等目，從無一冊。設有來售者，即古板世稀，先生亦極力購之，皆付祖龍。是書雖屬吉光片羽，未窺全豹，覽其言語簡樸，不徒華飾，真有關世道人心者，非可一例而論，以稗史觀之，宜君置於齋口，口同拱壁，若非知己，決不輕許假之。偶見吳君片跋，小子不揣愚昧，聊書數行，貽笑大方，以博後來閱者高明一粲。時在同治壬申中秋日，東海頑民胡福乾志。（鈐「少齋」朱文圓、「少齋翰墨」朱文方印）

榕城先生著此書，本名《三岡識略》，後為吳口壇先生載入《說鈴》，略有刪節，易名《蕪鄉贅筆》，蓋後來所易，亦先生所自序云。全書具在，不至有遺佚之憾。惟錄是書者，積功匪易，而僅存其半，負伊一片苦心矣，寧非恨事。同治甲戌武原戴陳疇識於鵝湖舊舍。